

唐
颖
系
列

无性 伴 侣

唐 颖 著



唐 · 颖 · 系 · 列

662097



无性伴侣

唐颖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南大学图书馆



C04591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性伴侣/唐颖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3

(唐颖系列)

ISBN 7-5063-2089-4

I. 无…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856 号

无性伴侣

作者: 唐 颖

责任编辑: 半 岛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05 千

印张: 5.5

插页: 4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89-4/I·2073

定价: 1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丁書歌

唐颖 上海出生，1982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目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中心任策划、编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6年7月在《上海文学》发表第一篇小说（中篇）《来去匆匆》，至今共发表中篇小说及话剧、影视剧共100万字左右。中篇小说《那片阳光还在》获《萌芽》杂志1989年“萌芽文学奖”；中篇小说《红颜》获《上海文学》杂志1995年“新市民小说奖”；中篇小说《丽人公寓》获“第7届《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1994-1997）”，并被收入《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小说卷）；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获“全国城市报刊连载作品一等奖”。中篇小说《随波逐流》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编撰的《'97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上下卷）。

九十年代发表在《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的中篇小说如《糜烂》、《红颜》、《无力岁月》、《随波逐流》、《丽人公寓》等，被全国及海外如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等多家报刊及丛书转载，被称为“新市民文学”的代表。在《上海作家评传》一书中，唐颖被列为上海重要作家专章评论（该书共对上海五十年来三十多位作家进行评论）。

目 录

- 一 无性伴侣 \ 1
- 二 理性之年 \ 45
- 三 告诉劳拉我爱她 \ 119



无性伴侣

上海人把阿进这一类男人统称为“娘娘腔”。瞧瞧阿进，说话拖腔带调，言语细碎，猛一听，你以为是个女人。看起来阿进的荷尔蒙也不够指标，脸颊光滑皮肤细腻，就好像阿进没有发育，还停留在少年时代。可偏偏是阿进这样的男人最有女人缘，公司销售部那几个伶牙俐齿却又春风满面的 Workinggirl(上班女郎)，和阿进勾肩搭背同进同出，让自认为是“标准”的男人们愤懑不已。

上海的上午八点之后车流就不太畅通，淮海路被红灯截成一段段，但这段时间正好被她们用来“讲账”，她们有三女一男，这一男当然是阿进，所以可以用“她们”指代。“讲账”是上海话闲聊的意思，但这一类方言在本地已经没落，阿进却很怀旧地将濒临死亡的语言说得津津有味，让同路的这三女发痴一样笑个不停。三女分别是朋朋、阿杜和薛兰。

她们四人住在相近的马路，所以“拼”一部出租车上

班，这在公司的上班族也很通行。问题是这一个雷打不散的女性小群体只肯把唯一的空座留给阿进这样的半男人，恨得公司的其他男性彼此询问，是不是时代往后的进化，是以男性退化作为标志？

女性之间没有这般忧患的话题，她们不懂男人的心思，或者是装作不懂，谁知道呢？也许她们更愿意退回到智力还未开发的时代，至少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以这样一种简单方式分享时光。

眼下，她们坐进车子还睡眼朦胧，彼此连招呼都懒得打，各人抓紧时间完成早上的功课——功课倒是一样的——打开化妆袋，对着袖珍镜子上粉底、描眼线、涂唇膏……

待阿进上车时，这几张面孔正在如火如荼的色彩中挣扎，是完美之前最一塌糊涂不忍卒“睹”的一刻，本应该藏在密室里的面孔，现在却毫无顾忌地对着阿进粲然一笑，露出标志性的灰牙——七十年代儿童被四环素腐蚀过的齿——奇怪的是，这些笑出一口灰牙的女孩通常总有一张白皙标致的脸。

看惯了这些面孔从草创到完稿的变化，阿进倒也处变不惊，稳稳当当地坐在驾驶座旁的位置，用他的雌雄莫辨的语调讲述着晚报上的隔夜新闻，因为他的女同事们似乎没有读报的习惯。诸如“蔷薇花下”这类有几分荒诞感的市井小故事，常让她们笑得人仰马翻，把车厢嘈杂成互相串台的频道，因为司机正热衷于他的电台节目——一首歌搭配超量废话的 FM 频道，司机乘隙将音量拨到更高，而这时的阿

进便怔怔地看住其中一张涂到一半的唇，发出评论：

“我觉得你的面孔好像长了两张嘴。”

于是又引来一阵疯笑，阿进的肩膀还被姑娘们的粉拳砸了几下，这正是阿进讨女人喜欢的地方，憨拙中闪现的一星半点的机智，就像随便翻一本平庸的书却意外看到精彩的插图，让人有突然被穿透的快感。

车子在公司的马路对面刚停下，九点的播音音也正好在 FM 频道响起。“阿进，冲……”朋朋的话音未落，阿进已经如一颗出膛的子弹，弹到了马路对面公司门口，手里举着考勤卡，这一时刻的阿进表现了他的男子本色。

待三女齐齐走进自己的写字间九点已过四分，经理皱着眉冷脸转向她们视线却对着她们头顶的一片墙，似乎他所有的努力是在避免和年轻女孩有视线接触，“看看你们的表！”

“以卡为准！”朋朋兴奋地喊起来，阿进已将四张考勤卡塞给经理，他气喘吁吁额上还在滋细汗，“播音音刚刚响到第九记，我一脚踏进公司大门，亏得我在学校练过田径……”女人们都笑起来。“你有什么出息？练田径就是为了跟着女人跑！”经理一把抢过阿进手里的卡，横了他一眼，走进他的经理室——一间用合成板拦成的空间。这栋外形伟岸的大厦内，盘踞着大量公司，个人的空间都是局促的，即便是老板，也不肯为自己占有更多的空间。寸土寸金的地方，连暴发户都晓得收敛比扩张更重要。

“跟屁虫一个！”片刻寂静后，有男声解恨地附和着经理。



“请注意五讲四美!”温和的抗议,斯斯文文的薛兰已坐在她的写字台前,脸颊把电话贴到肩上,手里握着笔,标准的白领形象,人们说她的男友是艺术家,把肮脏的长发束成马尾辫,最喜欢抨击的便是白领一族,称他们是“都市的奴隶”,“套名牌的行尸走肉”,难怪薛兰作为公司资深雇员,两次放弃晋升机会,是不是她在以她不动声色的方式去缩短和她的艺术家的距离?



可朋朋是有战斗力的,岂肯善罢甘休,嗓音尖锐地高上来,是对刚才的男声的回答,“你要跟还跟不到呢!”看看朋朋的外表,你就晓得她被光滑的人生弄得腻烦,把头发削成寸长,额前一撮发染成天蓝,唇是银灰蓝,指甲是深藏蓝。

“女人啊,就是会过高估计自己。”男人的声音有点阴阳怪气。阿杜的抗议便跟上来,“谁让我们生不逢时生不逢地,茫茫大上海又有几个真正的男人?”

“所以女人怎么过高估计自己也不会高!”打击面已经扩大,但朋朋夸张的表情和语调将锋芒演变成滑稽,女人们当然乐不可支男人们也跟着嘻嘻笑,但笑声里两性的战斗更为激烈,冲突造成的血流加速头脑发热,双方就有些出言不逊。

男人说:“现在的女人已经失去雌性本色还要把我们男人的本性改变,比方我们阿进……”

女人说:“你们的器量也太小了,连阿进都要忌妒!”

男人说:“妒忌阿进吗?笑话,要是打架,都不想对他这种人伸拳头!”

女人说:“你们只会在阿进面前称雄,面对真正的武夫

都吓白了脸，上次有个抢劫犯进大楼，阿进害怕还说得过去，可你们全都不敢近身，也不见得比阿进强多少……”

仔细听听，发现阿进已成了双方共同的靶子。

阿进已打开电脑手指和眼睛各忙各的，听到自己的名字，便抬起头看看吵吵嚷嚷的男女同事，脸上的表情是旁观者的事不关己，目光顺便把办公室的四墙浏览一遍，墙壁被写字台隔成风格各异的小空间，是色彩遍墙流的图片展览。歌星影星球星和自制的网上明星，总之各人发烧的对象不同，但似乎又是相同的。一组英国人乐队十分引人注目：清一色的男性，左耳垂嵌着耳环，肩膀和胳膊像打足气的球从黑马夹的边缘凸起，马上就要弹跳出来似的。如果说这些肌肉足以代表身体的男性，可是，这些身体化的男人却是同性恋，是的，他们是著名的同性恋乐队，生气勃勃地站立在朋朋的写字台上方。办公室的男士们谈起他们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自得和侥幸，是侥幸自己的“正常”？他们难道没有发现图片上的男人更加自在，那些“伪男人”正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和谁做爱，或者说应该和谁做爱似乎并不重要！

“每个人都可以有创业的 Niche，只怕自己都不知道！”阿进突然没头没脑来上这么一句。

“阿进，还在梦想当网络上的 SOHO 族？”

“你找到自己的 Niche 了吗？”

办公室一时又沸腾起来。

薛兰桌上的蒸气咖啡壶冒出了热气，咖啡香温柔地覆盖住人们的鼻腔，却立刻倏忽而去，像风一样在穿行中

消失了。

* * * *

薛兰是经理的助理,不知从何日开始,办公室的其他人也和经理一样需要薛兰的咖啡,当每一天时光随着产品一起销售出去的时候,一杯热咖啡至少可以温暖你的胃兴奋你的神经,于是员工们将薛兰的咖啡称为卖身前的热身咖啡。

只有阿进不喝咖啡。不喝,只因为他把咖啡看成饮料中的奢侈,需要在某种时刻享受,而不是上班时。更重要的原因是,阿进不忍让薛兰为他服务。

薛兰把咖啡给经理端上时,经理的脸上便有了几分宽慰的笑意,“昨天晚上老婆和我吵了半夜,她向我要男女平等。”有时你会觉得薛兰更像是经理的心理医生,而不是他的助手。

薛兰看着经理的目光是鼓励的,事实上她早就熟悉他述说的内容,老话题了,隔几个星期就要通过吵架讨论一次,接下去一定会说,“她抱怨我晚回家,然后歪升到理论,说我和我们这一类东方男人缺乏家庭文化教育,是没有进化到文明的一个族群!”

经理和太太当年是师生,相差十几岁,经理下商海时,太太继续读学位,从纯科技读到社会学,拿了两个硕士,如今在大学任教,当一名大学教授是经理太太年幼时的理想,对于她来说,理想在一步之遥,但幸福却飞走了,是栖息在彼岸的一只鸟,而经理现在经常反省自己发达前如何会对



有理想的才女情有独钟。

“经理，你每晚都有应酬，这也是真的。”薛兰总是轻声细语为经理的太太分辩几句。

“应酬是为了做生意，有生意才有钱赚才能养家！”经理的自我辩护千篇一律，晚归的男人们夜夜重复着同样的话，都是经理这样的中年人——在匮乏的年代成长——年轻时压抑的结果是，对今日声色犬马的夜生活有过高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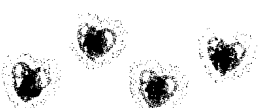
“这一次她提出散伙，她说既然我不能给她家庭生活！难道她找到了能给她家庭生活的什么人……”经理很意外，意外结果的突然到来，薛兰也跟着意外，这才发现经理的确很“东方”，不擅经营夫妻关系，却又需要家庭，要是真有这样的结果，他会不会辞职呢？按照经理的说法是除非辞职，才能给一份令太太满意的家庭生活，但辞了职丰厚的薪水去哪里获得？没有薪水又怎么保证有质量的家庭生活？这很像一个悖论！也许这只是人们用来自欺欺人时的遁词？

电话铃响起，已经响了一会儿，从薛兰的桌子响到经理的桌子，经理挥挥手，表示等会儿再说，“经理，中午我们去对面的料理店吃自助寿司，我请客。”

这顿午餐对于薛兰，除了付钱还要付出一小时的时间听人发牢骚，薛兰只想着要帮助经理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保住家庭的同时保住职业，或者说，保住职业的时候保住家庭？薛兰没有意识到，她是要保住她所能占有的空间，她的人生中所有称得上是安全的元素她都在努力把握，有谁像她这样努力呢？

然而，中午一小时是不够讨论这么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但是在薛兰，一天中只有这一小时可以奉献出来，下班后的时间是属于守在她租来的公寓里的男朋友。薛兰是个被恋情折磨的女子，在和恋人的关系中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一方，以为一己苦心便能把危机阻止在家门外，却不知命运有时不能自主。所以她常常以己度人，经理的家庭还没散，她的心已被他人的危机罩上了阴影。

中午之前薛兰受到至少是两个以上的男士的邀请，邀她共进午餐，看起来他们都有自己的私人问题需要和薛兰讨论，薛兰是那种不显眼的女孩，眼不大个不高，着装保守，化妆也不带个人特色，在公众场合这样的女孩更像个平面的影子，任何色彩声响都能把她覆盖，然而，“影子”正是在被覆盖时获得了某种安全的空间。事实上，薛兰谦逊的笑容让受到挫折的男人不至于被自卑压垮，更重要的是，她有一双倾听的耳朵，任何与她交谈过的男士会对她心生感激，而只要看看薛兰在午间受欢迎的程度，就能感受今日男人内心焦虑的重量。

0
0
8 “红粉知己嘛！”朋朋和阿杜嘲笑她，不吃醋还带点怜悯，她们俩漂亮时髦也更心不在焉，眼面前的男士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她们的视线，对于薛兰在办公室的角色，她们当然有些不屑，却也从不再抨击，彼此算得上是有交情的朋友，互相保留着宽容，更确切的说法是，之间有一种事不关己的自由但冷漠的空间。

午餐时间，落空的男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理和薛兰去对面的日本料理店。两女夹着阿进去底楼的大餐厅，让他排队帮着拿套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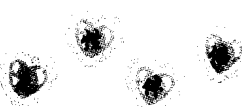
套餐放在格成几格的铝制大盒里，基本上是运动员的能量，一大堆让人倒胃口的荤菜：裹在番茄沙司里的鸡腿，酱油色的油炸鱼，炒虾仁和炒肉片配了几片蔬菜却是浸在油里，而且偌大的餐厅，各家公司的员工挤在一起，端着同样的盒子，觉得是从集装箱里出来，“穿名牌又怎么样呢？这种时刻才让你深深感受自己是打工阶级，”朋朋有发不完的牢骚，阿杜嬉皮笑脸跟着咏叹，“乏味啊乏味，就跟我们上班女人穿的套装一样，搭配来搭配去，味道一种：乏味。”

“通常都是这样，正常的饭食，正常的人生，只能乏味，正常就是乏味。”阿进的口吻有着怜悯，仿佛施舍，将他的至理名言施舍给她们——他的女同事，无心无肺的上班女郎。

两女便笑了，目光亮闪闪地望着他，就像星光照着他，把面前的男人照得有点卑微，是这样，阿进星星点点的智慧已在瞬间抚慰了女孩。

“可是，吃寿司自助最不划算，他们只晓得说话，哪里顾得上吃……”

“阿进，这就是你的娘娘腔，不管有没有必要，总要精打细算一番，拚命吃不说话，把自己撑得心跳加速就划算了？”朋朋不耐烦的目光在远处漂游，你总以为她在寻方向，令人不解的是，她的方向早就有了，和她一样在吃公司餐的男友，正在另一个区域的大厦底层挤来挤去。这一两个月他们在收集房地产广告，买房然后结婚，于是朋朋的目光中便有了某种迫切，不是迫切地走向婚姻，是一种背道而驰的愿望，那愿望来自于本能，她的理性何曾清楚？



“寿司店的鱼子饭团我一口气能吃十个，鱼子又咸又腥，但只要和饭团一起嚼，就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喷射出来。”任何时候讲到美食，阿杜饕饕的劲头便上来了，用的语词都是性感的。

“饭团很重要，不能太烂，也不能太干……”阿进说。

“既要干爽又要柔软……”

“我喜欢生鱼片饭团，蘸着生抽王和芥末，牙齿咬下去，哗，芥末辣直冲脑门，两秒钟的真空，好刺激喔，完全是高峰体验。”阿进憧憬地望着对面小店。

朋朋咽着唾沫，“不行不行我馋死了，现在就去寿司店！”

阿进阻止：“这三盒饭怎么办？扔了多可惜，灾区一家人可吃好几天呢！”

“你打包给灾区人民寄去吧！”朋朋起身欲走。

阿杜犹豫不决，“经理在向薛兰倒苦水，说不定还在抹眼泪，我们闯进去多尴尬……”

0 “我不管，饭店本来就是公共场所，在那里说话就应该
1 做好碰上熟人的准备。”寿司是非吃不可了，对于朋朋这样
0 的女孩，即时片刻的渴望比起遥远的心愿更具有动力，只怕连这样的渴望也会越来越少。

他们仨鬼鬼祟祟推开寿司店，里面幽暗，一时也没有看到经理和薛兰，三人大呼小叫了一番，“他们一定换地方了！”“经理早就防到你们可能去听壁角。”“男人到了中年就要向年轻女人吐苦水吗？”

然后便安静下来，各人在移动的传送带上忙着拿自己

中意的饭团，一会儿工夫桌上的空碟便叠了尺把高，却听见阿进窒息一样闷声喊道，“看，看，他们在那里呢！”三人本能地缩起身体低下头转过脸，只见经理和薛兰坐在门旁边的角落，令他们吃惊的是，薛兰在抹眼泪。

* * * *

今天阿进坐进车子，发现车里只有电台男主持自说自话的声音，让人奇怪为什么大清老早就有这么啰嗦的男人，阿进也是个啰里啰嗦的男人，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毛病罢了。

阿进回头看去，三女中两女闭着眼在打瞌睡，剩下薛兰头抵在窗玻璃上望野眼，一对瞳孔大大地睁着，这才发现薛兰的瞳孔是褐色的，事实上，真正的黑色瞳孔是罕见的，黑色到底是一种什么颜色呢？不如说是一种感觉，比方说在进入梦乡的瞬间，什么都看不见的瞬间，是一天或一生中某一个瞬间。

阿进问道，“昨晚去哪里玩到这么累？”但是没人回答，阿进便去打量她们，发现她们已化好了妆，抑或是昨晚的残妆？因为她们还穿着昨天的衣服，阿进疑惑起来，她们可不是那一路喜欢夜生活的女孩，洁身自好，岂止是洁身自好，简直是自恋狂，瞧瞧她们把大半薪水送进健身房，再贵的化妆品也敢买，事实上二十四、五岁的她们，还是果子尚未脱离青涩的时期，就提前为将来的衰败投资了？

“昨天的‘蔷薇花’让我笑个不停……”

“阿进的笑不值钱，不好笑的事也笑，无聊……”朋朋打